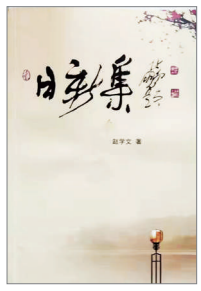
序跋精选

交往疏阔似寡恩

——赵学文《日新集》序

韩石山



老了,一些不相干的诗句,常会引起莫名的身家之叹。近日,常想起的一句是:“诗律伤严似寡恩”。引起的感慨则有:文字艰涩似寡恩,薪水无多似寡恩,人情冷暖似寡恩。如此思虑重重,想来想去,不是前面加的四字多么沉重,实在是“似寡恩”三字,太撩人情怀了。

今天又想到这句诗,则是因为读了赵学文先生的一本书。书名叫《日新集》,他为了下一步正式出书而自印的一个小册子,俗所谓“稿本”也。引起的感慨,一下子说不清,自己心里明白,是在“人情交往”上。

活了几十年,最易生感慨的,常在这四个字上。有的人,起初还像个朋友,一件小事没顺了心,说翻脸就翻脸,比翻书还快。有的起初不觉得如何如何,打了两回交道,却越来越热火了。跟学文先生的交往,这两类都不是,细想其情形,当是不知怎么就认识了,认识也只是认识了,并没有如何亲密的交往。只是彼此都存着好感,就这么不咸不淡,不远不近地过了好多年。真的,连年数都估摸不出来了。因此上,兴起的感慨,隐约间该是:交往疏阔似寡恩。

这仅是从我这边考虑的,这也是我在与人交往上的毛病。浑浑噩噩就过去了,直到某一天出了事,才知道人家翻了脸或是自己得罪了人。跟学文的交往,虽说平淡,有两件事还是难忘的。一件是多少年前,他组织了个读书会,一次两次都是研读林鹏先生的著作,待我的一本书出来,竟破例为我开了一次,事后还出了白皮的小册子,算是我此生唯一一本他人评论的集子。还有一次,是我在北京赁居以后的事。暑假回到太原,听说林鹏先生搬了家,新家在东山某小区,想去看望,连小区的名字都不知道,找人打听,似乎也有不便。正为难之际,一天学文先生来了电话,说他知道我回来了,肯定未去过林先生的新家,今天他正好有点事带车去林家,问我可愿同行?去了才知道,他连小事也没有,纯粹是为了给我一个方便。

有了这样的回忆,再细捋我的好感,一下子也清晰了。交往是不多,好感则是确实的,一是待人诚恳,二是颇具才情。前者只能说不反感,或者才是好感之由来。我这人,为人寡淡,但有一样与生俱来的美德,就是视才情如美女,只有欣羡,只有好感。

学文先生的才情,我最为欣赏的是书法。在这上头,我俩可说是同道,都是中学教员出身,都是喜爱书法而不以书法家自命。多少年了,他的字一直是“二王”的路子,不急功,也不近利,就那么不屈不挠地写着,在我看来,已然有味了。

有了微信以后,不时翻翻朋友圈,又让我发现了他的另一个才情,文章也写得好。短,有趣。不光有趣,还有品。读了就能记住。记得看过一篇写他上小学当“红小兵”的事,有趣,也沉痛。还看过一篇说“借火”的事。他和司机去了某地,天冷,车熄了火,要借别的车的什么才能打着火。借他火的小伙子默默地做了,连个谢字也不愿意领受。只在他起初开口时说了句:“你怎么知道我有?”我看了觉得,能写得这么干净,不是修炼,而是天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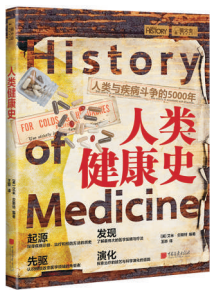
料不到的是,前十来天吧,他竟将这本《日新集》寄来了,里面差不多全是他在朋友圈里发过的,且全是繁体字。微信上我问他,就这么出吗?他答了,说出时会转换的。我当天就看了十几篇,其中就有当“红小兵”那则,还有“借火”那则,与其他两则合为《杂记三则》。看了总想写点什么,怕过后忘了,就将刚刚看过的一点想法,潦草写在扉页上。真要写了,会全面些,但我觉得,不管正式写时会写什么,这点最初的感受,是不能缺了的:“散文作家要担起史官的责任,洞察世相,以补正史之疏漏。他们的文章不应当叫文,而应当叫笔,笔者,秉笔直书也。若失去这一秉赋,只是依时献唱,循规作文,文学史上是没有容身之地的。此语非敢与外人道,且说与学文兄,聊博一笑。”

新书架

中国画报出版社

(英)艾米·贝斯特 编著

《人类健康史》



这本《人类健康史:人类与疾病斗争的5000年》,从魔法到医学、从传统到革新、从古老的放血到医学实验,300张稀有高清图片,17万文字,讲述上下5000年为人类健康作出贡献的医学发展史,探寻疾病诊断、治疗和预防方法的起源,了解伟大的医学发明与疗法,认识那些改变医学领域的先驱者;探索治疗的技艺与科学演化的道路。全面科普你所缺少的医学与历史知识点。看通人类健康史,全面掌握自己的身体,植入长寿的信息密码,完成身体的跃迁。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任敏 等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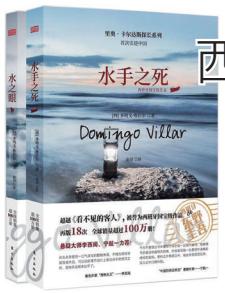
『今天如何读经典』丛书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它的思想深度,对阅读而言就是难度,需要专家学者给予明确睿智的引导、细致精准的解读,让读者能够充分理解经典的思想价值,品味和领悟经典的魅力,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本丛书共4册。以作家生平与创作经历为线,打通名篇名作与作家的人生,挖掘文学大师对于当今读者的价值和意义;将阅读与学习结合起来,引导读者有效、有机地阅读,更好地走进作家的创作人生与文学世界。

读书笔记

西班牙“东野圭吾”笔下的“福尔摩斯”

金 新



西班牙作家多明戈·维拉尔的“里奥·卡尔达斯”侦探小说三部曲《水之眼》《水手之死》《最后一艘渡船》一经出版,便好评如潮,并被转译成英、德、意、法等多国文字,斩获多种奖项。多明戈·维拉尔被誉为西班牙的“东野圭吾”,其“里奥·卡尔达斯”侦探小说三部曲的前两部,已被南开大学西班牙语教师宓田翻译成了中文,去年年末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多明戈·维拉尔笔下的卡尔达斯,是一位沉默寡言、深沉内敛的探长,热爱美食、白葡萄酒和爵士乐。除了刑警队的工作,他也在电台广播兼职,是维戈市小有名气的“电台名人”。他的助手埃斯特韦斯鲁莽冒失、直言不讳,虽然总是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但他强壮的体格和习惯性的快人快语,却往往会在关键时刻为案件的调查保驾护航。这一对怪异荒诞的组合,同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与华生相比,少了些不食人间烟火式的桀骜与怪才,多了些对世间百态的深切理解与关照,从他们身上依然能摸索到深刻在西班牙民族性格底板上的理想主义与骑士精神。

作为序幕的《水之眼》是多明戈·维拉尔的开山之作。故事以一位萨克斯乐手横尸于公寓为案件开端,随着卡尔达斯和埃斯特韦斯对案件调查的逐渐深入,隐秘的情感纠葛浮出水面。两位警官在疑案旋涡中不断逡巡,似乎对真相触手可及,却行将落入旋涡深处,沦为罪犯的傀儡。幸而卡尔达斯探长对细节敏锐的观察以及对真相的不断求索,令他们攀爬到旋涡边缘,回到案件开端来重新审视,故事情节也随之出现极大翻转。

《水之眼》令多明戈·维拉尔跻身于西班牙一流的侦探悬疑小说作家之列,而系列小说的第二部《水手之死》,则真正奠定了作者在侦探悬疑小说殿堂中的地位。作者将案件的第一现场转移到了加利西亚自治区西南边陲的庞克松港。漂流在大海上的幽灵船,死去的船长回魂报仇,别有用心的涂鸦,故事从一开始就被笼罩在哥特式的诡异氛围之中。小镇上的居民讳莫如深,探长层层剥茧,发现这具漂浮在海边的水手尸体竟与13年前附近港口一桩妇女失踪案有关联。凶手的身份一再锁定,又一再被推翻,剧情跌宕起伏,直到最后谜题解开。

多明戈·维拉尔将卡尔达斯探长的个人生活融入到系列小说之中,成为了各个案件铺叙背后的另一条主线。父亲的离群索居,与妻子的离异,电台工作的不顺意,生活中的隐忍与逃避,与他在办案中的果敢与进取形成鲜明反差。卡尔达斯探长成为一个有烦恼、迷惘和难解之结的丰满自然的人物形象。此外,作者选用了一些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个体描绘人物群像,反映了对社会群体及社会问题的关注与反思。

多明戈·维拉尔将故事的背景设立在了西班牙西北部的加利西亚自治区,那里阴晴不定的天气、凛冽的海风与西班牙式的明媚构成了明暗对比。译者宓田是留学西班牙的博士,她忠实于原著,在“信达雅”中让读者跟随着卡尔达斯探长的脚步,游走在维戈市的大街小巷。满种着葡萄藤的庄园,铺着细软白沙的海滩,热闹的周末鱼市,海边的渔村和山顶的教堂,与多明戈·维拉尔共同绘制了一幅加利西亚地理图景;时而穿插在文中的美食,有关城市历史、音乐和绘画艺术的描述,给读者带来了多种体验。

经典的类型小说常常善于寻找通俗文学、严肃文学与纯文学的最佳结合点,从而达到完美的统一。就此而言,多明戈·维拉尔是高手,因此,其“里奥·卡尔达斯”侦探小说三部曲在西班牙有“国宝级”之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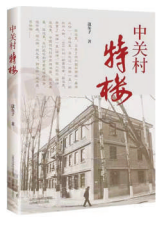
纪实

连载

■ 山西教育出版社

95

边东子 著



《中关村特楼》节选

此话千真万确。不仅如此,钱三强与何泽慧的家也有一门好家风。这个家没有任何豪华的陈设,最多的就是书。他们不爱浮华,只是孜孜不倦地求索科学的真谛。作为科学家,何泽慧治家也有自己的特点。

走进这个家门,会找不到客厅。这个家不设专门的客厅,每一间房都为主人的生活和工作服务,任何一个房间都可以接待客人——甚至那连着厨房的小小餐厅。这种别具一格的方式似乎不合时宜,却会让客人更有一种亲切感。人们如果走进厨房,更会被一幅奇特的景象吸引,在碗柜门前拉着一根根细绳,上面挂着一只只大大小小的锅盖,这是为何?原来,这是盖在菜盘子上,用来给菜肴保温的。那时,全家人都非常忙,回家吃饭的时间很难统一,于是菜做好后,就用锅盖盖起来,这样,即使回来稍迟的人也有热菜吃。何泽慧介绍说,这种挂锅盖的方法还是从法国学来的呢。看来,成果辉煌的大科学家在生活上也是“博采众长”的。

钱三强和何泽慧的三个子女,在父母的熏陶下,也继承了生活俭朴、热爱学习、实事求是的优良家风。“文革”时期,三人都到农村插队去了,儿子去了山西绛县,两个女儿到陕北宜川县云岩公社插队。当年宜川县的知青办主任梁书印至今仍记得,钱三强曾给宜川县领导写过一封信,感谢当地干部和陕北老乡对孩子们的关心和帮助。“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是“文革”时期的特殊产物,但是陕北地区的广大群众和干部,尤其是那些勤劳、善良、朴实的农民,给予北京知识青年以热情的关怀,让他们得以度过那段远离父母的艰苦岁月。从这一点上来说,陕北的农民、干部应当得到知识青年和他们父母的尊敬与感激。

■ 北岳文艺出版社

95

张卫平 著

《红色银行》节选

刘象庚问道:从哪里弄回这么多土布?给大伙全部换了冬装。

张干丞感叹着说:牛掌柜果然深明大义!这次换装全是牛掌柜捐助的啊!

原来牛照芝把自己店里存的布匹全部捐给了游击队,几百人的过冬装备一下全解决了。

刘象庚赞道:是啊,牛掌柜这样的人多了,国家何至于此?小鬼子何愁赶不出去?

张干丞点着头:迟早会有这一天的。对了,老伯,钞票的事怎么样了?

刘象庚说:正要和你说呢,跟我来。

刘象庚在前面走,张干丞在后面跟着,两个人来到前面刘象庚的屋子里。

李云和孩子们已经回到黑峪口,刘象庚屋子里一下冷清了许多。

张干丞看着空荡荡的屋子说:嫂子和孩子们呢?怎么不见她们了?

刘象庚说:回去了。我这边忙,她们来了添乱!

刘象庚想给张干丞倒杯水,拿起水壶才发现是空的,脸上显出尴尬的样子。

张干丞趁机说:该留下嫂子!老伯年纪大了,身边需要有个人照应。

不碍事、不碍事!刘象庚放下水壶拿起桌上的票样,干丞你看,这是牛霏霏老师设计的票样。

张干丞接过票样仔细端详着。这是一张两角钱的钞票设计图案,中间是山水,四边有装饰图纹,山水左上边有“兴县农民银行”一行小字,下边是“民国二十六年”的年号。

刘象庚指着票样给张干丞解释着:阎锡山发行的“大花脸”面额有些大,使用起来不方便。我们的钱呢恰恰要和他的相反,面额小,好流通!这样我们的钱就能站住脚。

老伯说得对,用起来方便,老百姓喜欢用,咱的票子就有了市场,就能和法币、晋钞争得一席之地。

小说